

金華黃先生文集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續纂十七

策題

會試漢人南人策問

問孔子告門人以既庶加富既富加教牧民而三事具則王道成矣其設施之略可得而知歟稽之周官則所以庶之者有九兩保息本俗所以富之者有九職土會土宜土均荒政職事所以教之者有八統十二教三物八刑五禮六樂其經制之詳可得而聞歟孟子之語時君無非周公之法孔子之意也推而行之果可通於今歟漢唐盛時亦云庶且富矣君子或以為其教無聞焉或以為未知所以教也伊欲盡三事之責若何而可以去漢唐之陋若何而可以比成周之隆抑有其道歟其酌古今之宜而折衷之以對

上都鄉試蒙古色目人策問

問天下事可言者多矣未易以遽數也姑舉其一二言之可乎
人才有短長而惟限於資格民力有高下而同困於征徭儒術
非不尊而未能崇雅黜浮吏治非不嚴而未能發姦擿伏因循
積久莫知所以為變通之方識時務之俊傑詎可默默而已乎
願據所蘊以俟為政者擇而行焉毋徒為甚高論也

江西鄉試南人策問

問三代法制見於經者惟周官一書大綱小紀詳略相因其言
人事悉矣然稽之尚書王制孟子之書有不能盡同者何歟或
以為周公致太平之迹或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果何所折衷與
周衰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是書何以獨存歟漢除挾書
之律是書最後出而冬官亡矣時以考工記足之或者排其非

是考工有記果出於誰歟或又謂三百六十之屬已散見於五
官冬官果未嘗亡歟國家以經術取士而是書不列於科目豈
以劉歆蘇綽王安石輩用之而不驗歟抑他有可議者歟歟今
朝廷內建六曹蓋古六官之遺意也豈其成法固在所取歟抑
猶有可舉而行者歟諸君子為有用之學宜熟講之矣願聞其
說

江浙鄉試蒙古色目人策問

問先儒以經義治道分齊教諸生而水利居其一然則水利亦
儒者之所當知也古所謂水利曰河渠曰溝洫溝洫施於田間
故其效易見河渠限於地勢故其功難成方今言東南之水利
莫大於吳松江視古之河渠與溝洫其為力孰難而孰易其為
利孰少而孰多諸君子習為先儒之學必夙講而深知之矣幸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
試陳之以裨有司之餘議

江浙鄉試南人策問

問事有不本於古而可施於今者君子所不廢也然亦安可徒守故常而不究其始終乎漢之取民者有更繇有筭賦而除天下田租之令時出焉唐之兩稅與之孰輕孰重而迄今以為定制乎漢之任人者有察廉有課最而舉可為將相之詔間見焉唐之循資與之孰得孰失而迄今以為定格乎其果皆無弊乎推本而言則取民莫善於井田任人莫重於封建自秦開阡陌置郡縣千載之下迄今遵為成憲者大抵皆秦之舊也何以能使其法施於人久而不變乎漢之限民名田唐之罷封刺史非盡泥於古也亦莫有堅持其說而卒行之者豈時殊事異通於古者或戾於今而上下之所便安者無古今之間乎民苦於蕪

并而無以樂其生更病於數易而不得善其治又非可謂便安之也其弛張損益猶有當議者乎它如交鈔引鹽近倣於宋以立法者又未可遽數也請姑以其大者考歷代之沿革原其始要其終而折衷之庸俟上之人采擇焉毋苟謂此儒者之常言而雷同勦說以對

國學蒙古色目人策問

問禹湯文武其道一也而有忠質文之異尚子丑寅之異建何歟至吾夫子又有行夏後周之說其去取之旨可得而聞歟記禮者有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由是言之有虞氏亦有所尚歟殷之前夏已尚質周之前殷已尚文歟三代而下以迄于今所用固夏時也今之為文果皆周之文否歟時務莫有大於此者不可以不講也幸究其說

問學者將以行之也所學何道歟所行何事歟弦歌之化本於四科之文學後世專門名家猶有以儒術飾吏者以經義決事者矣夫何古道湮墜士習日媮羣居則玩思空言而指簿書錢穀為細務役政則苟道吏議而視仁義禮樂為虛文不樂於所學非所行而所行非所學歟二三子蒙被樂育以幼學為壯行之地可無所熟講而素定歟孔門遠矣西漢之士有不可企而及者歟願試陳之無以讓為也

問進賢退不肖古之道也國家設官分職以理庶務而俾持風紀者司其黜陟夫何州縣間絀於吏議者徃徃而是登于薦牘者曾不多見歟有虞氏所舉十有六人所去四人而已由是推之三載之所黜陟際可知矣豈今不古若賢者寡而不肖者衆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安可厚誣天下無君子歟願

試陳之以祛所惑

問古之為國者必務訓農其民富而俗醇良有以也方今

朝廷重臣既專領司農之官郡縣長吏又兼任勸農之職而田里之間地有遺力人多游心談者率以為田不井則皆本而趨末者衆是固然矣夫井地之法既未易卒復若何而能使守本業者有以盡其力逐末作者有以易其心幸試陳之

問國家之惠盜自古而然矣方今朝廷清明天下無事而民

間推埋搏掩之習猶有存者以為養之未至窮而無賴歟教之未盡愚而無識歟則農桑學校之政嘗舉矣以為郡縣之治有未善苦吏急而致然歟則守令之選又未嘗不精也顧推言夫不能使民不為盜者其失安在弭之之方宜何如毋諉曰此有司者之事非諸生之所知也

問古之為治者必正習俗所尚不同故其為俗亦異禹湯文武之道一也而忠質文各有所尚何歟說者以為五帝以前風俗大同故無所尚而記禮者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然則有虞氏亦有所尚歟殷之前夏已尚質周之前殷已尚文歟孔子有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之說而董生謂漢宜損周之文用夏之忠何歟由漢而來千有餘歲中間土宇分裂而政殊俗厖固未可槩論方今天下大同德教流洽而習俗未能丕變以為文耶則士多因陋而就寡以為質耶則民多澆淳而散朴以為忠耶則為吏者又往往舞智而御人所尚果安在歟欲救其弊宜何先歟諸君子它日獲備官使出而任承流宣化之責於當代所宜損益者可無夙講歟試言其畧

問養士將以致用也養之於未用之前者有教法焉用之於既

養之後者有選法焉為法雖不同而首尾相資有不可偏任者
夫何今也拘於法守莫能相通漢之後三千不盡登於銓曹唐
之吏八百不皆出於學館所養非所用而所用非所養選法在
今為甚密教法視古則已疏法制之疏密既殊事任之重輕不
得不異此養之所必至歟是果出於立法之初意否歟品調消
息之使無彼此輕重之偏亦有其道歟此區區之所欲聞也
問昔者孔門弟子之問荅言必以實聽其言而其志之所趨學
之所造可知也去聖日遠後生小子類以空言相高端木氏之
所不得聞者若已有聞漆雕氏之所未能信者若已可信雷同
勦說併為一談雖有知言之君子亦莫能察其所志之遠近所
學之淺深也惟自知之明者其為言也實二子宜審於自知
矣幸因荅問少據其素蘊以見夫所志所學之實何如也

問為國者皆欲吏之廉不知所以致其廉皆患吏之貪而不知所以去其貪談者謂祿秩厚則廉者有所勸禁令嚴則貪者有所懲是固然矣今之祿秩非不厚而廉吏不為之多禁令非不嚴而貪吏不為之少其理安在乎

問民貧則國無獨富民富則國無獨貧此理勢之必然而無可親者今天下之民以為貧耶本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者亦或有之以為富耶裋褐不完含菽飲水而不免於飢寒者蓋已多矣國家之調度將一切取贍於富家固不能無朘削之患欲使均無貧而皆有以待公上之湏又慮夫兼并之弊終未易除然則為國計者如之何其可也

問聖賢之論治未嘗不取法於古顏淵問為邦而孔子告以四代之禮樂滕文公問為國而孟子告以三代之井田學校何所

取之不同歟由設施次第言之必養之以井田教之以學校而後禮樂可興也其法果可偏廢歟孔孟所言布在方冊頗淵無其位而不得行滕文公有其志而不能行後世雖或行之而未盡也今亦有當講者歟尚畢其說

問蓋聞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今之君子知學道者誠有之矣小人而能學道者初不多見也伊欲以斯道覺斯民使化行俗美而比屋可封則為君子者不得不任其責請試言之以觀二三子之自任者何如也

問昔安宋先生之教學者有經義齋有治事齋治事者人治一事又兼一事故其出而仕多適於世用若老於吏事者由講習有素也夫窮經而不能致用則經為空言矣作事而不師于古訓則其為事亦苟焉而已矣是果可岐而二之歟然以其成效

觀之則又如彼何歟諸君子朝斯夕斯所談者無非經義也所
治事果何事歟幸試以素所講習者言之毋讓

問為法必有先後之序知所先後則舉而措之斯易耳蓋昔之
言治者曰明黜陟也抑僥倖也精貢舉也擇官長也均公田也
厚農桑也修武備也減徭役也覃恩信也重命令也此十事者
孰於今為急而在所當先孰於今為緩而在所當後二三子習
為明體達用之學必嘗究心乎此矣請條陳之

問錢出於古而交會創於近代然所謂交會者必以錢為之本
蓋合券所以取錢非以彼易此使之捨實錢而守虛券也方今
鈔法獨行而錢遂積於無用之地立法之初固有因有革及其
既久亦宜有變通之道焉請試言之以待執事者之財擇
問除盜揀荒非無良法然莫若思患而豫防之乃今

聖仁在上威行惠孚蟻聚之衆固已肅清菜色之民殆將甦息及是時也儆戒無虞蓄積備具有不可不素講者二三子儻有志焉於從政乎何有請試陳之以俟有司者之詢訪也

問君子小人如陰陽之相反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然稽之前古雖治世未嘗無小人果可盡去乎夫所以處之者必有其道矣聖人推陰陽之消長以為處小人之法或尚剛決或貴於不惡而嚴何其不同乎方今明良相逢君子道長時之所以為泰也欲保其泰有急於處小人者乎聖人所謂剛決與不惡而嚴者今宜何先請擇於斯二者以對

國學漢人策問

問傳有之曰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遜心此豈非聖人所以論治者乎漢崔寔始為嚴

之則理寬之則亂之說而史臣以為明於政體寔之論猶空言耳諸葛亮治蜀刑法峻急而史臣以為識治之良才則又見於行事者也然則聖人之論治者非耶諸君子明古而識今宜熟講於此矣它日出而從政則何以哉其悉陳之母讓

問昔者舜以契為司徒而敷五教于百姓命之以一言而已至命夔典樂以教胄子則為言不一而足焉成周之教萬民者大司徒而已其教國子也有師氏焉有保氏焉又有大司樂及樂師焉為教雖不必盡同略於鄉而詳於國則一也豈不以所輕者可略所重者宜詳歟洪惟我朝事必師古乃者編音存降嘉惠乎成均之士甚厚皆帝王之遺意也所重固有在而待之不加詳焉何以稱塞上旨歟蓋古之設教者有聲音律呂干戈羽籥弧矢之類為事至詳也果可用於今而不以為戾歟

二三子朝斯夕斯所談無非天人性命之理凡昔人為教之具
皆未嘗身服其事寧不曰彼所習者器之末此所講者道之本
歟先儒之論學蓋曰不可厭末而求本幸推原其本末而於其
法之所宜詳者條陳之將以復予 上而相與講習焉毋苟曰
異世殊時不相公襲也

問古之造士必以四術而莫尚於樂有虞胄子之教典樂專焉
成周國子之教司樂總焉考其名官而所重可知也豈不以樂
者學之所以成終歟漢唐去古日遠詩書禮之文雖僅存而樂
之缺有間矣然猶有以樂立於學官者有請以樂教諸生者其
為樂果皆出於古歟我 朝公襲近制雅樂之設于成均者惟
釋奠乃有合而未始用以為教也其為樂果不通於今歟孔子
適齊以童子視端行直而知韶樂之作樂之善人心其效如此

而可希闊弗講歟伊欲如帝王盛時俾為士者無不成於樂亦有其道歟二三子游于庠序之間蹈德詠仁不為不久願具陳古樂之本末與其可施於今者有司得以詳擇焉

問若昔三代之士論于鄉者必升于學然後官爵加焉其取之也詳故其為材也備漢之四科不皆養於學校唐之六館不皆擇於鄉間至宋之方州舍法遂判焉兩途而亦足以得人何歟洪惟國朝自至元間建首善之地于京師以風四方逮延祐初乃以科目取士著于令如種之獲適惟其時三歲登賢能之書于天府僅百人以博士弟子而預其列恒不若偕計吏者之衆豈取之有未盡歟抑教之有未至歟或者閤閱貴游耻與寒賤爭長歟伊欲考古之制自鄉而學自學而官爵之其可行於今否歟後世之法亦有可參用者歟幸試陳之毋隱